

马学良 学述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马学良述 瞿霭堂 劲松整理

马学良学述

128 25.15 / 4
128 25.15 / 4
128 25.15 / 4
128 25.15 / 4
128 25.15 / 4
128 25.15 /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学良学述/马学良述;瞿霭堂,劲松整理.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1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ISBN 7-213-01867-1

I. 马… II. ①马… ②瞿… ③劲… III. ①马学良 - 回忆录 ②马学良 - 学术思想 IV.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4273 号

马学良学述

马学良述 瞿霭堂 劲松整理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丛书策划 周游工作室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封面设计 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育智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装 订 杭州长风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9.5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3000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867-1/K · 480
定 价 14.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MULU

马学良
学述

我的一生	1
苦难童年	1
坎坷历程	5
初入“迷宫”	9
战争磨难	14
难忘联大	18
一锤定音	22
深山治学	26
难舍亲情	30
夙愿得偿	33
劫后逢春	40
播火传薪	46
宗师传学	47
汉藏新论	62
无字锦旗	78
双语初探	93
融会贯通	112
千里寻经	126
访师求学	128
潜心古经	135

民俗探幽	150
彝经新译	171
教书育人	184
创建新系	184
探索改革	194
教材新编	203
寄望后学	211
文学耕耘	216
文学情结	218
建言立说	228
求真求实	244
附 录	
年 表	271
著述目录	278
研究评介资料	292
后记	294

我的一生

按：马学良，字蜀原，汉族，1913年农历6月22日生于山东省荣成县，祖籍安徽。

苦难童年

我的故乡山东省荣成县，因境内荣、成两座山而得名。成山头又名“天尽头”，屹立于胶东半岛的最东端，俯瞰万里海疆。荣成原是个小小的渔村，现在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胜地，全国很多企事业单位纷纷在这里建立度假村，每到夏季，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避暑消夏。荣成海产资源丰富，当年每逢春季海市，鱼虾满地，价钱低廉，穷苦百姓便以鱼虾为食，因此荣成历来就有“富人吃麦，穷人吃虾”的说法。本世纪20年代的荣成闭塞落后，丰富的海产资源并没有使老百姓殷实富足，反倒是山东省最贫穷的县份。物质上的贫乏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愚昧，辛亥革命掀起的新思想与新文化的冲击波似乎并没有给荣成带来多少变化，封建势力依然十分强大。

我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祖父是小手工业者。父亲马治生年轻时代曾去关外谋生，先后在哈尔滨的一家洗衣店和俄国餐馆帮工挣钱，回到荣成后，以抄写为生，收入微薄。我们同胞兄妹四人，长兄学孝，二哥学本，小妹瑞玉。母亲在家中操持家务，抚养子女。一家六口，食淡衣粗，还常常入不敷出，靠借贷勉强维持。记得儿时家中最上等的干粮，是高粱谷子面贴饼，母亲偶尔为日夜辛劳的父亲做一碗面条，我和妹妹都睁大羡慕的眼睛，仰头看着父亲的碗，并争着取悦父亲，以便得到父亲剩下的面汤，有时兄妹俩还会为了一口面汤争吵起来。由于无力置地盖房，一家人只好租住有钱人的房屋。租住的房屋，有的因年久失修，破旧不堪，遇到天下大雨，屋里到处漏水，父亲和母亲只好用盆接水，全家人不停地往外舀水。夜间遇雨，更是苦不堪言。一天夜里下起瓢泼大雨，破屋内积水成河，土坯垒起的炕都被积水泡塌，父母担心房屋倒塌，慌忙把我们兄妹几个从睡梦中叫醒，穿上衣服，安顿在安全的角落，全家人就这样在惊恐中度过了一夜。租房还缺乏稳定感，尽管父亲从不拖欠房租，但常有房东为得到更多的租金中途把房子另租给别人，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只好带着全家人另找住处。在我的童年时代，家像一只飘泊的船，在荣成飘来飘去，搬来搬去。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一个舒适温馨的家，成了父亲最大的夙愿。

家境虽然贫寒，但父亲天生乐观，母亲贤淑勤劳，我们兄妹个个聪明伶俐，全家和睦，其乐融融。我从小生得眉清目秀，又乖巧懂事，在四个兄妹中最为父母钟爱。六岁时，

看到两个哥哥每天去上学，非常好奇，哭闹着也要进学校，父母拗不过我，只好答应了我的要求。1918年2月，进入荣成县县立模范小学学习。

模范小学虽实行新式教育，增加了算术、美术、体育等课程，但教师大部分是前清的秀才，在教学方法上仍然沿袭私塾教育的模式，国文课仍是背诵古文，学生背不下来，老师便用戒尺或教鞭进行惩罚。最让我心惊肉跳的是体育课，学生站队不整齐，体育老师就挥起教鞭劈头盖脑打下来，挨打的孩子耳朵立刻肿了起来。我在家里倍受父母钟爱，一时无法适应这种严酷的体罚式教育，上学没几天，就哭闹着退学。父母虽然慈爱，但无论如何不能迁就孩子的任性，坚决不答应。无奈之下，我只好每天战战兢兢去上学。也许是受惊成疾，不久便得了伤寒病，整天发烧，全身出汗，在家休息了半年才痊愈。又要上学了，重返学校的第一天，母亲送我上学，想起老师高扬起的戒尺，我不由放慢了脚步，磨磨蹭蹭不愿前行。母亲生气地打我的屁股，正巧被路过的老师看到，问明原因后，老师让母亲回去，自己带我回学校。母亲刚走远，老师扬手就是一个嘴巴，打得我一个趔趄，我敢怒不敢言，含着眼泪跟着老师回到学校。

从小学开始，我就逐渐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在学校里，家境贫穷的孩子常常受到富家子弟的嘲笑和老师的鄙视。每次被老师体罚，富家子弟便在一旁哄笑。那时学生见了老师要鞠躬行礼，见是富家子弟，老师会亲热地寒暄几句，见是穷孩子，便旁若无人地走开。面对一次次的嘲讽和打击，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这样一个念头：一定要努力

学习,将来出人头地,改变自己 and 家庭的地位。母亲也经常教育我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每当我年幼贪玩,荒疏学业时,总是谆谆开导,苦口婆心地激发我的上进心,增强我的自信心,使我不再怠惰,继续学习下去。

懂事之后,我勤奋好学,每次背书,总是全班之首,渐得老师喜爱,经常给我开小灶,使我在古经书之外,得以浏览《阅微草堂笔记》等书,大大提高了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高小时的老师是一位老贡生,德才兼优,课讲得很好,更加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每年考试,总是名列榜首,高小毕业作文统考成绩冠侪辈。由于成绩优异,教师在课外单独为我开讲《左传》。从此,我学习更加勤奋,有时几至废寝忘食,连寒暑假都不休息。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社会对我的歧视,高小毕业时,尽管成绩出色,校方却拒绝保送我上本县的初中,理由是考虑到你家境贫寒,毕业后应该去学徒,日后做个小买卖,才真正能对家庭有所帮助。这个理由看似替学生着想,却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回家告诉父母后,全家为我惋惜落泪。但这一打击,不仅没有使我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求学的决心。

父亲也横下一条心,不能保送上本县的中学,就让我到威海去上中学,因为当时大哥学孝正在威海读英文学校,多少可以照顾一下。以家庭的境况,在本地上学学费已是难以为继,如果去外地上学,学费以外还有其他开销,花费自然更大。父亲深感没有文化要一辈子受穷,一辈子没有社会地位,发誓再穷也要尽最大努力帮助孩子继续学

业。他东挪西借，凑足了盘缠和学费，把我也送到了威海。我在威海就读于齐东中学，只读了半年，因大哥在济南找到工作，又转至济南东鲁中学继续学习。一想到父母亲生活非常艰难，还要借债供自己上学，我就心痛不已，暗暗计划争取最优异的成绩，由一年级跳级升入三年级，提前一年结束初中课程，以便节省一年的开销。结果，我如愿以偿，直接升入三年级。我又瞄准更高的目标，争取考入全省最有名的高中——济南省立高级中学。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我又一次如愿以偿，迈进了济南省立高级中学的大门。

坎坷历程

1930年9月，我进入济南省立高级中学读书。作为山东省最著名的高中，这所学校的教学模式完全仿照大学的作法，除了国文课外，其他课程大都使用英文课本。我只学过一年半的英文，初进学校时，学习非常吃力。于是一边学习高中课程，一边补习英文，不分昼夜，勤奋读书。虽说生活清苦，学业繁重，但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我感到那是一种无上的享受，因而学得轻松愉快、兴致勃勃。

正当我专心攻读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地沦落敌手，数千万同胞在铁蹄下挣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亡国危机。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各界人士，一致行动，敦促国民政府抗击日寇，保卫家园，抗日救

国的呼声响彻全国。北京大中學生联合組成南下請愿团前往南京，吁請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各地學生也纷纷响应，不断加入到請愿队伍中。在濟南省立高中，學生们个个热血沸腾，毅然中断学习，和北京的大中学生共赴南京。我和当时在濟南女中上学的妹妹马瑞玉也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報名参加了請愿团。时值寒冬，一路上历尽艰难险阻。請愿团首先在山东受到省政府的阻挠，南下的列车在濟南一律不准停車拉載學生。大批請愿學生露宿車站，缺衣少食，忍饥挨餓，达五天五夜。學生们忍无可忍，愤怒已极，以卧軌方式，迫使司机停車，才得以爬上火車。到达南京的当晚，国民党特务混进請愿团宿营的中央大学，拉闸断电，挑起斗殴，造成混乱，国民党即以制止骚乱、维持秩序为名，进行疯狂镇压，当场死伤数十人，大批請愿學生遭到逮捕監禁。后经蔡元培先生出面，才获释放。面对严寒饥饿和国民党的暴力威胁，我们不知畏惧，热情始终不减。不过，也由此而看清了国民政府的真面目，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請愿活动似乎取得了一些胜利，蒋介石假惺惺地许愿，答应學生的抗日請求。但单纯而热情的學生哪里知道，我们面临的将是更严酷的迫害。

回到濟南已是晚上，天正下着鹅毛大雪，雪深及膝，一路疲惫不堪的學生下車后看到的却是学校紧闭的大门，市内所有的旅馆也拒绝接受學生。原来，省政府下令，学校和旅馆一律不许學生留宿，企图逼迫學生离开濟南，以平息热情高涨的學生运动。第二天，学校贴出通知，學生全部返家，路费由校方支付，如不离开濟南，学校概不负责。无奈，

我们兄妹二人只好返回家乡荣成。不久,学校又发来通知,校方将对所有学生进行甄别,甄别合格者方能重新入学。读着通知,我心里十分不安,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多么不容易,自己又只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万一被甄别下来怎么办?几天来,全家人都陪着我焦急地等待,唉声叹气,坐卧不安。结果正像家人所担心的那样,我被甄别下来,取消了入学资格。拿着这一纸判决,全家人抱头痛哭,我更是如遭当头一棒,脑子里一片空白。痛定思痛,我想不能继续学习就没有出路,也对不起父母多年的培育,再说,被学校开除的学生,不仅自己被人耻笑,父母也会被人耻笑。因此无论如何,要争取继续学习的机会,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做最大的努力。主意已定,我对父母说,“我要回济南和学校据理力争。我没有做错事,我和大家一起参加请愿活动,如果开除也不应该只开除我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支持我的想法,又东借西借,凑足了盘缠,我们兄妹二人回到了济南。

回到济南一了解,在这次甄别中,所有的班长都被当作请愿活动的组织者而甄别下来,因为自己是班长,自然也不能幸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硬着头皮,费尽周折找到教务长蒋程九先生。蒋先生是留德学者,思想开明,心地善良,平时爱护学生,对我也很赏识。我哭着向蒋先生倾诉自己的家境和遭遇,蒋先生十分同情,几次找校长求情,最后,以“马学良只是代理班长,不能与正式班长一样论处”为由,学校终于为我网开一面。我终生对蒋先生怀着感激之情。重新走进课堂,我的心情比考上大学还兴奋,也特

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经过这次挫折，我变得成熟冷静了。

请愿活动后，山东省政府为了转移学生的精力和注意力，规定从本学期开始实行会考，即全省统一命题考试。我英文还不甚熟练，影响到数学课的学习，为了迎接会考，常常读书至深夜，枵腹难捱，却无余钱买点心充饥。饥饿劳累加上着急，患了严重的胃病。虽以优异成绩通过会考，但身体虚弱不堪，无法继续学习，不得不暂时放弃升学的打算，回家医治调养。

在家养病期间，荣成县师范讲习所聘请我教授国文，我边治病边执教，共教两个班，每周需批改作业 80 余份，工作十分辛苦，不过，每月有 40 块大洋的薪水补助家用，家境终于有了好转，又可为继续深造储备费用。因此忍劳负重，克己敬业，以求保住职位。岂知好景不长，不久又飞来横祸。

师范讲习所设在县城孔庙中，前院是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的职员经常泡在女生宿舍里，纠缠漂亮的女学生，影响了其他学生的学习。对此我早有耳闻，心中颇为不悦。一天晚上，查看学生宿舍，正遇上县党部的职员在那里放肆地说笑，就批评了几句，并让他们离开。从此便遭那帮党棍忌恨。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马学良是从济南回来的共产党。当时韩复榘任山东省省长，对共产党严惩不贷，对共产党嫌疑犯也一律逮捕审查。学生们听到县政府会逮捕我的传闻，自动组织起来前往县政府请愿，这又给了那帮党棍以口实，造谣说马学良鼓动学生游行，大有必欲置我

于死地的架势。县政府虽了解实情，也不敢得罪县党部一班人，便暗示父亲，让我出去躲避风头。我只得告别家人，连夜离开荣成。此时距大学考试只有几个月时间，因为打算报考北京大学，便来到北京，投奔在中国大学学习的表哥，寄宿在表哥租住的公寓里，开始准备大学的考试。

考试那天早晨，天下大雨，水深没膝，因无钱雇车，我从住宿地西单皮库胡同步行到北大所在的沙滩，全身上下都被雨浇透，穿着湿淋淋的衣服进了考场。想到今年运气不佳，连遭不顺，我十分担心考试的结果，焦急地等待发榜的日子。终于等到了发榜，我却紧张得不敢去看结果。当时各大学录取榜都登载在晚报上，听着街上报贩叫卖晚报的声音，又想去买，又害怕看，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决定去北大门口看榜。走到北大，天已经黑了下来，录取榜前还是人头攒动。我横下一条心挤了进去。说也奇怪，第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名字，定睛又看了几遍，证实已被录取，顿时欣喜若狂。回家的路上，身心格外轻松，方觉夏日的晚风是那么的凉爽惬意。

初入“迷宫”

1934年秋，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系新生共有13人。胡适先生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任中文系主任。新生一入学，胡适先生便把我们请到家中开茶话会。一杯茶喝过，胡适先生开始介绍中文系的情况，并指点

大家学习方法，勉励我们努力钻研，成为有用人才。胡适先生的亲切教诲和绅士风度、胡府的家庭氛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的北大中文系，著名学者济济，语言学大家有刘半农先生、魏建功先生、罗常培先生，文学大家有胡适先生、周作人先生、孙楷弟先生，还聘请许多名人学者来系里兼课，如著名作家鲁迅先生、文字学家沈兼士先生。一年级的课程，有魏建功先生的音韵学、罗常培先生的语音学、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胡适先生的文学史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除指定课程外，学生还可选修其他课程。课表上罗列的课程，门门都使新生们好奇而想探明究竟。初入北大，听到这么多新鲜的学科名称，学习各种新鲜的课程，感觉就像进入迷宫。幸好有一位高年级的同乡张政烺为我指点门径，使我很快进入学术殿堂。

张政烺国学根底深厚，对《说文》及训诂学颇有研究，后来成为著名的甲骨文字学家。一年级时，张政烺指导我选课看书写文章。我在张政烺指导下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释江河》，是运用沈兼士先生所讲的“右文说”分析“江”“河”二字。“右文说”认为汉语形声字的声旁同字义直接有关，由于声旁多在形声字右侧，故称“右文说”。我在《释江河》中提出，依“右文说”，“江”从“工”，“工”有“大”义，“河”从“可”，“可”是“弯曲”的意思。文章交给沈先生后，甚得先生赞赏，从此格外留意，悉心指导。沈先生在课堂上讲一般知识，自己的研究心得，只在家中为心爱的弟子讲授。在北大中文系，我是少数几个可以经常登门请教，聆听沈先生

学术见解的学生，后来沈先生在辅仁大学讲授《广韵》，也让我去听讲，可见沈先生对我的钟爱。沈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整本《广韵》韵部，学生都要背诵下来，烂熟于心。得益于名师和学长们的帮助，我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渐渐地醉心于文字音韵训诂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品是《方言考原》。

《方言考原》研究考证有关《方言》一书的疑难问题。《方言》的作者扬雄是西汉的辞赋家和语言学家，汉儒多尊经重古，在研治古代文献典籍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古籍之难读是由于古今语的不同，而古今语之不同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古书中的“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消失了，而是或多或少地保留在各地方言中。要想解释古代的文献典籍，不能只沉溺于故纸堆中，必须“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因此，他向各地来长安的人调查他们的方言，用二十多年时间收集整理，写成《辘轳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也称《方言》，是后世研究后汉方言的重要资料。在听魏建功先生讲《方言》时，我对《方言》一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前人多认为《方言》源自《尔雅》，而我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当时的字书还有《仓颉篇》、《急就篇》、《史籀篇》、《元尚篇》等，扬雄恐怕不会只依据《尔雅》一本字书。我决定进一步研究考证。为此，查阅了当时的全部字书，与《方言》进行比较，失传的字书则查阅其他书的引证，由此及彼地翻阅了大量古籍。通过比较发现，《方言》并非源自一种字书，而是“摘取各家字书踵事增益而为之作释的”。例如，《方言》诂训的字主要采自当时的

《仓颉篇》，此外《凡将篇》、《元尚篇》、《急就篇》，扬雄也常“采其有用者”为之作释。这一新的发现和见解，改正了前人认为《方言》源自《尔雅》一书的说法。在博览群书、深入钻研的过程中，其他有关《方言》的疑难也找到合理的答案。比如，《方言》和《扬雄仓颉训纂》据说都是扬雄所作。但《汉书·艺文志》只载《训纂》和《扬雄仓颉训纂》各一篇，而无《方言》；扬雄本传具列其所著各书，也不载《方言》；直到汉末应劭在他的《风俗通义》序文和晋初常璩的《华阳国志》中，才陆续提到扬雄作《方言》事。因此《方言》的作者问题是一个千古未决之谜。而《方言》的卷数，刘歆与扬雄往来的信里都说是十五卷，到东晋郭璞《方言注》序里还说是“三五之篇”。到隋唐诸志却载《方言》十三卷。今本《方言》是郭璞的注本，凡十三，比原数少了两卷，这也是一向难解的问题。关于《方言》、《训纂》和《扬雄仓颉训纂》的关系，我通过研究证明，“扬雄的《训纂》和《扬雄仓颉训纂》实为一书，而有先后详略之不同。《训纂》有诂释而无方言，《扬雄仓颉训纂》是在《训纂》的基础上，又以方言作释”。而“《方言》之书昔统名曰《扬雄仓颉训纂》，今别名之曰《方言》，无二书也”。“千百年来当作佚书的《训纂》，《扬雄仓颉训纂》，其实是名亡而实存”。关于《方言》的卷数，我通过研究扬雄著《方言》的过程和方法证明，十五卷数字“实指扬雄作为采集方言所定的‘手册’——《训纂》的卷数”。而《方言》是扬雄未完成的遗作，故有尚未及整理的部分。“《方言》已失传的二卷，定是未加整理或尚无方言验证的解诂之类，故郭氏未加注解，因而失传。”我将此研究成果写成读书笔记